



開智文庫

入围第74届雨果奖作者 郝景芳

继《北京折叠》后又一力作

郝景芳 | 著

生于
一九八四



開明文庫

生于
一九八四

郝景芳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于一九八四 / 郝景芳著. --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6 (开智文库)

ISBN 978-7-121-28659-9

I. ①生… II. ①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6495 号

丛书名: 开智文库

书 名: 生于一九八四

作 者: 郝景芳

出 品 人: 阳志平

策划编辑: 李 欣

责任编辑: 李 影 文字编辑: 李 欣 特约编辑: 徐学峰

装帧设计: 后声 HOPESOUND
jankouyang@163.com

印 刷: 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捷讯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

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 010-88254210, influence@phei.com.cn, 微信号: [yingxianglibook](https://www.yingxianglibook.com)。

目 录

Contents

第零章	001
第一章	005
第二章	027
第三章	051
第四章	073
第零零章	097
第五章	103
第六章	125
第七章	147
第八章	165
第零零零章	177
第九章	183

第十章	195
第十一章	203
第零零零零章	221
第十二章	229
第十三章	247
第十四章	257
第十五章	277
第十六章	295
第十七章	317
第零零零零零章	337
后 记	342

第零章

— 63 —

有时候我宁愿相信，人生的诸多不顺，只是因为最适合你的那条路尚未出现。

人最终要走上一条由自我意志推动的路。那种自我意志你可能一时看不清，却能感受到它和周围磕磕绊绊的摩擦。摩擦越剧烈，人就越痛苦。而你越痛苦，就越说明周遭处境和你的意志之间不匹配。于是你不得不改变你的处境。很多时候，是痛苦而不是欲望，推动着你在一个个处境之间跳来跳去，直到最终安定下来。在那之前，你不知道要往哪儿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捉住，不知道在哪儿撞墙死掉，但你知道，不动是无论如何不成的。

当你停下来，你就成为了你。那时你才知道，一切纠结，一切转折，都只是自我意志在遴选它的归宿。

今天我终于能回忆一些事情了。想起它们也没有那么不快乐了。一旦不再从那些事情中希求什么，它们看起来也就没有多严重。其实它们确实没多严重，是我一直以来对它们要求太高了。

我清楚我目前的口吻和态度仍然不是最终唯一确定的。此时的我在更改过去的我，未来的我又会更改此时的我。一个一个我在时间的轴线上将不断自我否定，再自我生成。我只能用现在的口吻将这一切草草记下来，然后对自己说：你看，你自己，或者说是我自己，就是这样生成的。



第一章

— 3 —

我生于一九八四。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事情是从这一年开始变化的。在我出生前半年，爸爸第一次考虑到辞职的事。最初是一个叫王老西的人鼓动爸爸，让他跟他们一起去做乡镇企业。王老西特意跑到城里，找了个小饭馆请客做游说。爸爸并不想去，但一直耐心听着。让爸爸有点动心的，不是他们计划中要做的事，而是王老西的一段话。

王老西大致是这么说的：“沈智啊，你也是个聪明人，我从当初你们一来就看出来了，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脑子活，有见识。你说你这么聪明，一辈子就这么不上不下地在厂里耗着，能甘心？你能看出来现在是什么行情吗？人家南方人早发家致富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大邱庄’，不也富了吗？咱也得想想富的招儿。现在就是‘无法无天’的时候。谁敢干，谁就有出路。当然啦，我不是让你犯法啊，我说的‘无法无天’，是说好多事儿还没有‘法’，没有‘法’管着，就没有‘天’压着。”

就是这句“无法无天”触动了爸爸。触动了他的记忆，好的记忆，坏的记忆。一直过了好多年，当他听说王老西入狱的消息，心

里还回响着这句话。

王老西又说：“现在这事儿虽然没人说能做，但也没人说不能做不是吗？那就能做！”

“……我还得回去打听打听。”爸爸说。他坐在桌边上用筷子轻轻敲着碗边。

“嗯，嗯，打听打听，考虑考虑。”王老西又给爸爸夹了一块肉。

“你回头给我写个书面材料吧，我问问我们厂长。”爸爸说。

王老西想要的很简单，他想找爸爸的厂子借技术和设备。王老西家在附近城市的郊县。爸爸年轻时下乡，在王老西家的村子插队，跟王老西关系很不错。王老西跟爸爸年纪相仿，是村子里的孩儿大王，打鸟下河样样冲在前头，爸爸在村里的时候，自然和他很玩得来。他们在村子里搞了个小加工厂，做化肥，起了个红火的名字叫进宝。说是乡镇企业，但也是这一年才改的称呼，之前叫社队企业，再往前就是大队。大队从七八年就开始买配方、做化肥了，那时候爸爸还没回城，还跟他们短暂地干过一段时间，因此也算是老工友了。于情于理，爸爸都应尽力帮忙。但他唯一顾虑的是他们厂能不能答应。

“这事要是能成，咱两家都有好处。”王老西说。

“话是这么说，”爸爸说，“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

“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你应该找谢一凡，他爸是管事的。”

王老西讪讪地摸了摸头：“我知道，但人家小谢是文化人，我跟他不熟。”

“嘿，”爸爸用筷子敲他手道，“说我没文化是吧？”

“嘿嘿，嘿嘿，”王老西也不否认，“回头这事儿要是成了，你来我们厂当厂长吧。”

爸爸吓了一跳：“我？”

“啊，就是啊，”王老西一本正经地说，“你在你们厂也就是个技术员，科长可能都够呛吧？来我们这儿当厂长，将来真赚了钱，不会亏了你的。”

“我哪行啊！”爸爸连忙推托道。

“怎么不行！你跟村里人都熟，这才走了没两年，回去还亲切。村长还总说让你有空回去坐坐呢。再者说了，你原来就教那些小孩认字算术什么的，现在这帮小孩长大了，弄厂子就是这帮小年轻，你去当厂长，他们肯定服气。我们要是这回引进成了，工人是不成问题，就是得有个懂技术的人来管着。”

爸爸听着，沉默不语。

王老西凑近了说：“你没听说过温州那儿……”

王老西刚要开始长篇大论讲故事，爸爸就抬手制止了他。他知道王老西这几年出了村子，常在外面各处活动，听来不少真真假假的传闻，有不少致富故事很蛊惑人心。但爸爸那时要考虑的事情不在这些上面。他要衡量的不是出去赚钱的收益有多大，要顾虑的也不是赚钱的风险有多大，而是另外一些、更困难的抉择问题。他低头对着空碗，几乎从碗底看到未来的两难。他止住了王老西的故事，不让其打扰自己的思虑。他觉得那些财富故事都是现成的，以后有需要他自然会听。而现在走与不走，不取决于它们。

正午十二点，饭店里陆陆续续进来许多客人，棕色木圆桌旁开始坐满人。碗里的阳春面都吃光了，土豆烧牛肉也只剩下了葱蒜。两个人面对陆陆续续进来找不到位子的客人，实在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于是付钱，站起身，走到门口。

“有件事你还不知道。”爸爸在门口对王老西说。

“嗯？”

“我媳妇儿怀孕三个多月了。”

“哦，好事啊！”王老西伸手抱拳说，“恭喜恭喜啊，老弟！”

“呃，不是，我的意思是……”爸爸说，“我现在做事得稳当点儿了。”

“啊，知道知道，理解理解，”王老西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你赶紧回家陪嫂子吧。下周我再来找你，有什么消息你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村儿邮局找我哈。”

爸爸看得出来，王老西一点也不理解。

分手之前，爸爸推起二八车，回头，在日光里又看了看王老西。王老西留了个小分头，白衬衫左口袋里插着一副黑漆漆的墨镜，穿了一条喇叭裤，向他招手，像溜冰场里的小混混，却又看得出浑不吝的冲劲儿。这种气息让爸爸想起了自己年少的时候。爸爸自己已经规矩地上班上了快三年，从未赶过时髦，每天一身工服，下了班就回家吃饭看电视。他已经很久都没有想起以前的事了。王老西看上去比他年轻很多。这种感觉在他心里撞了一下，摆过去，又撞了一下，来回，像钟摆。他忙转头，蹬上车子走了。

回到厂里，午休时间还没结束，车间里一片寂静，工人们大多

回宿舍睡觉了。阳光透过厂房高高的气窗射进来，看得见斜向下的光柱和飘飞的小灰尘。光照在机床流水线的表面，让灰绿色锈迹斑斑的机器像皮毛发亮的动物、低头蛰伏的兽。他穿过厂房，走向小休息室。洗手池前有两个女工一边洗饭盒一边聊天，在“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的红色大字之下开着水龙头，在汨汨的水声中专注地咬耳朵说话。爸爸经过她们，她们谁也没有回头。

爸爸走进休息室，看了一眼身后，关上木门。休息室里每个工人都有一个铁皮小柜子，可以放点吃的、杂物、零钱，爸爸放了个日记本。他很少写，但喜欢放在那儿。只有没人的时候，他才会把它拿出来。

爸爸坐在窗边的木头长椅上，用铅笔在本子上写下笨拙的小字：

1984年4月4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这数字让他有点惊吓。已经到4月了。这就意味着，还有十几天，他就该过生日了。他每天过得雷同，几乎不会注意日子在流逝。当铅笔在粗糙的纸页上划下4的笔画，他感到一阵不同寻常的悸动。竟然已经4月了，还有十几天他就三十岁了。

爸爸头靠着窗框，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呼出来。他理智上觉得数字都没有意义，这一天和下一天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情感上还是很受震动。他尽力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三十而立，而立之年应当有所不同，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这么想。三十岁就像是一个坎儿，跨过去的前一秒和后一秒似乎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三十岁看上去还远得没边儿，现在却已经刷一下就到了。

他本来只想记下来王老西提供的计划。可是这时候却突然都不想写了。与他的焦虑烦躁相比，什么计划都是小事。他想起十几岁

时的年少轻狂，想起后来在乡村的苦闷郁结，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滞重起来。他原先想象的回城生活不是这样。他呆坐着，头有点沉。起初没太注意的气味，混杂着机油味、没散去的人体汗味和中午余留的饭味，从四面八方侵入，午后凝滞的光线和流水线混在一起，也显得浑浊了。

他突然又提起笔，在纸上写下：

我想去外面看看了。

写完这句话，他感觉到一种释放的轻松。原来如此，他想，刚才才是我太紧张了。这句话似乎将前一瞬间的沉郁一扫而光，给所有焦躁提供了解答。他长出了一口气。

在那一刻，他没有来得及分辨自己不安的来源。他隐约触碰到他不愿触碰的东西。那些不安一直都在，他只是避免去想。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到了三十岁。就像从十几岁进入一个梦，梦醒了就到了三十岁，中间的日子一阵恍惚就过去了。他早些年成分不好，跟革命队伍喊着“革命接班、脱胎换骨”的口号摇旗下乡，一去十多年，回城之后，世界全变了，之前的恐惧和亢奋像被人遗忘了，而他的生命似乎就这样到头了。他在厂里上班，流水线，三班倒，没有变化，只等着退休。他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变成这样，他还想追问过去，可是周围的人三缄其口，已经谁都不提了，就像一切从来都没发生过。他怕自己一直这样下去，在生锈的轨道上走到终点。他想摆脱这突然降临的、因记忆和现实而产生的不安。这些东西埋得太深，他不愿碰。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烦躁中度过。笔记本上的抒发给他带来一瞬间的轻松，但却不能延续下去。他又想了好一会儿到底要不要

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还不清楚要去哪儿，但他需要离开。他要在一切还未注定的时候做点什么。

他弄废了两个合页——他们厂做电冰箱，他们车间做冰箱门上的合页——铁片放入冲床卡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没放好。虽说他们管得不严，也常有废件，但他还是被来回巡岗的老师傅说了一顿。一个人的恍惚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隐蔽，往往是清清楚楚写在脸上的。好容易熬到下班，爸爸把工服往小柜子里一扔，大步跑着，去隔壁车间找谢一凡。

谢一凡正往外走，夹在下班的人群中，个子高，很显眼。

爸爸一眼见到就迎上去，却在距离他两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谢一凡身边是他的妻子，瘦瘦白白的吕晶。谢一凡一只手轻轻搭在吕晶后腰上——只是护住，指尖几乎将碰到吕晶，另一只手在吕晶身前开路，挡住有可能无意撞来的其他人。吕晶一只手拎着一个绿色尼龙布袋子，另一只手撑在后腰上，身体微微后仰，顶着已经明显凸起的肚子。他俩走得比其他人慢，谢一凡表情严肃，眼睛一直看着正前方的地面，离爸爸很近都没看见他。

这一幕让爸爸突然冷静下来，他想起中午的顾虑和刚刚忘掉的东西。

“一凡！”爸爸叫了谢一凡一声。

沈智！谢一凡看到爸爸，停下来笑着打招呼。

爸爸看看吕晶，又看看谢一凡，觉得在这人流中几乎无法开口，于是问：“一凡，你今儿晚上有空吗？我有事找你商量。”

“有啊，”谢一凡挺高兴的样子，“我现在陪吕晶去趟医院，估计